

康斯太勃尔

Gallery Art
Constable





鲁本斯

西洋美术家画廊 24
Rubens

具有良好教养和精炼绘画风格的鲁本斯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同时也拥有非凡的外交才能。欧洲各宫廷内的肖像画订件接二连三，此外，他还创作了充满明媚光绘和欢快活泼的风景画，以及轻松而栩栩如生的油彩素描、洋溢着动感的狩猎画等多姿多彩的绘画作品。一位同时代人士称之为“画家中的王侯，王侯们的画家”。

● 玛丽·美第奇抵达马赛
394×275cm 1622-1625年

在佛罗伦萨同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代理人完成了结婚典礼的玛丽·美第奇到达法国的马赛港。她从未见过她的丈夫亨利四世正在那里等候。这是画家受其儿子路易十三世的委托，作为豪华绚丽的个人神话而创作的系列作品中的一幅。



Christie's Images, Lon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 DINGOSTINI 西洋美术家画廊 Jia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海伦·费尔曼与两个孩子 约1636年
Musée du Louvre, Paris/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23 康斯太勃尔

艺术家生涯

LIFE AND TIMES

忧郁的英国人

风格与技巧

STYLE AND TECHNIQUE

自然的礼赞

名作特写

MASTERPIECE

干草车

作品选解

GREAT WORKS

造船 20

麦田 22

布莱顿的吊桥 24

由草地眺望索尔斯堡大教堂 26

纪念碑 28

世界著名美术馆

THE GREAT GALLERIES

维多利亚暨亚伯特博物馆

2

8

14

20

30



National Gallery, Lon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西洋美术家画廊总目

- | | |
|--------------------------|----------------------|
| 1 Renoir 蕾诺瓦 | 51 Millais 米雷 |
| 2 Van Gogh 凡·高 | 52 Van Eyck 凡·爱克 |
| 3 Monet 莫奈 | 53 Stubbs 斯塔布斯 |
| 4 De Vinci 达·芬奇 | 54 Moreau 穆罗 |
| 5 Millet 米勒 | 55 Holbein 霍尔拜因 |
| 6 Picasso 毕加索 | 56 Magritte 马格里特 |
| 7 Dali 达利 | 57 Fragonard 弗拉戈纳尔 |
| 8 Cezanne 赛尚 | 58 Sargent 萨金特 |
| 9 Laurens 劳特累克 | 59 Moscaio 马萨乔 |
| 10 Chagall 夏加尔 | 60 David 大卫 |
| 11 Gauguin 高更 | 61 Bosch 博斯 |
| 12 Klimt 克里姆特 | 62 Bonnard 波纳尔 |
| 13 Manet 马奈 | 63 Tiepolo 提埃波罗 |
| 14 Degas 德加 | 64 Hogarth 霍加斯 |
| 15 Seurat 修拉 | 65 Miró 米罗 |
| 16 Modigliani 莫迪格利阿尼 | 66 Kanis 卡洛 |
| 17 Rembrandt 伦勃朗 | 67 Van Dyck 凡·代克 |
| 18 Botticelli 波提切利 | 68 Whistler 温斯勒 |
| 19 Delacroix 德拉克洛瓦 | 69 Bellini 贝利尼 |
| 20 Velazquez 维拉斯奎兹 | 70 Ernst 恩斯特 |
| 21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 | 71 Uccello 乌切罗 |
| 22 Henri Rousseau 亨利·卢梭 | 72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 |
| 23 Constable 康斯太勃尔 | 73 Repin 列宾 |
| 24 Rubens 鲁本斯 | 74 Cassatt 卡萨特 |
| 25 Caravaggio 卡拉瓦乔 | 75 Poussin 波桑 |
| 26 Turner 透纳 | 76 Leighton 莱顿 |
| 27 Dürer 埃尔 | 77 Bronzino 布龙齐诺 |
| 28 Pollock 波洛克 | 78 Gericault 席里柯 |
| 29 Vermeer 佛美尔 | 79 Matissi 马蒂斯 |
| 30 Raphael 拉斐尔 | 80 Bruegel 鲁本斯 |
| 31 Grecia 戈列柯 | 81 Hals 哈尔斯 |
| 32 Léger 莱热 | 82 Gainsborough 庚斯博罗 |
| 33 Ruudolf 罗伊士达尔 | 83 Francesco 犹斯切卡 |
| 34 Klee 克利 | 84 Watteau 华托 |
| 35 Courbet 库尔贝 | 85 Uttrillo 尤托里罗 |
| 36 Kandinsky 康定斯基 | 86 Tintoretto 丁托列托 |
| 37 Chirico 费里柯 | 87 Steen 斯坦思 |
| 38 Goya 戈雅 | 88 Reni 雷尼 |
| 39 Redon 鲁东 | 89 Spencer 斯宾塞 |
| 40 Titian 提香 | 90 Katsushika 柯克西卡 |
| 41 Dufy 杜飞 | 91 Chardin 夏尔丹 |
| 42 Rossetti 罗塞蒂 | 92 Sister 西斯莱 |
| 43 Ingres 安格尔 | 93 Reynolds 雷诺兹 |
| 44 Giottos 乔托 | 94 Sickert 西克尔特 |
| 45 Gris 嘉利斯 | 95 Carracci 卡拉齐 |
| 46 Claude Lorrain 克劳德·洛兰 | 96 Bouche 布歇 |
| 47 Munch 蒙克 | 97 Belli 贝尔 |
| 48 Canaletto 卡纳莱托 | 98 Weyden 维登 |
| 49 Blake 布莱克 | 99 Derain 德兰 |
| 50 Angelico 安基列科 | 100 Index 索引 |

©De Agostini UK Ltd., 2000 图字: 07-2001-634号

西洋美术家画廊 23 康斯太勃尔 原出版者 / [英国] De Agostini 出版公司

策 划 / 刘丛星

责任编辑 / 刘从星 张亚力 王兴吉

校 对 / 张亚力

装帧设计 / 王兴吉 张亚力

审 核 / 孙开礼

校 对 / 吴晓欣 朱 敏

监 印 / 赵岫山 欧阳彬

出版发行 / 吉林美术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制 版 / 长春吉美雅昌彩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35×940 1/8 印张 / 4

印 数 / 1-10000册

书 号 / ISBN 7-5386-0839-7/J · 574 定 价 / 15.00元

约翰·康斯太勃尔是英国最具有独创性的风景画家，与透纳（1775—1851年）齐名。他自少年时期即钟爱家乡沙福克郡（Suffolk）的田园风光，而决心将此美景撷取于画布上。因为当时风景画的价值普遍不被认同，他的家族成员均对他这种不知恐惧的决定感到愕然。即使由于收入的原因而与所爱女子的婚期一再拖延，康斯太勃尔仍坚持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

若干年后，康斯太勃尔终于因为承继了父亲的一笔遗产，相恋的两人才得以结婚。康斯太勃尔的艺术在19世纪40年代达到顶点，这时他最优秀的作品是一系列巨幅“六英尺长”的画作。这一系列作品在巴黎的官方沙龙展上大获成功，可是在英国画坛依然不被承认。直到1829年，他才被授予英国皇家艺术院院士的名誉，但八年后他便去世了。

J205.5
1
123

◀ 画家在美术学校时的同学R.J.B.·莱纳德于1799年前后绘制的康斯太勃尔肖像。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498851

Jinnes Life &

忧郁的英国人

MELANCHOLY ENGLISHMAN

深爱自己故乡田野的约翰·康斯太勃尔终其一生都艰辛地奋斗着。他所奋战的对象是自己的家庭与所爱之人的家庭，以及艺术界陈腐的体制，还有一直到最后发生在他身边的悲剧。



1776年6月11日约翰·康斯太勃尔出生于沙福克郡(Suffolk)的村庄东贝哥特(East Bergholt)，家中有六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四。父亲高汀·康斯太勃尔(Golding Constable)是在弗列特福(Flatford)、迪德汉(Dedham)拥有几间磨坊的富商，而且他所经营舟船、马车运输业的生意也相当兴隆。

康斯太勃尔先在邻近的艾塞克斯郡(Essex)的福特·史特里特接受教育，接着到列汶翰(Lavenham)的学校，然后就读于迪德汉文法学校(Dedham Grammar School)，一所以体罚著称的学校，这些学校生活都给他留下了幸福的回忆。

不过，康斯太勃尔之所以立志成为画家，并非来自学校老师的熏陶，而是环绕于家乡四周的田园风光。康斯太勃尔从小便对东贝哥特的田野怀抱一种眷恋的情感，直至成人。他自己也表示：“我对这村里牧场的一根根栅栏、一束束稻梗、还有村里的各条小径，都有着深深的眷恋。”

立志成为画家

当时，工作问题并没有困扰这位年轻人。他的父亲高汀当然希望儿子们能继承家业，可是长子患有精神病，所以高汀很早便把希望寄托在次子康斯太勃尔身上。康斯太勃尔约在1793年就开始帮助父亲打理生意，而且对所交办

的事情都能很快的驾轻就熟，但过了不久，他

▲ 这是康斯太勃尔年轻时的自画像，充分显示了他在素描技巧上的功力。

▼ 《东贝哥特的高汀·康斯太勃尔之家》(约1811年)，是约翰·康斯太勃尔对家园注入情感之作，康斯太勃尔在此地度过他的孩提时代。画面中央有条由上至下的裂痕，这恐怕是未善于保存而产生的撕裂或是褶疊的痕迹。



Hulton Getty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Archivio IGDA, Milano



◀ 康斯太勃尔描绘自家住宅附近田间风景的精致画作之一。这幅 铜版画 (etching) 题为《由高汀·奥布大教堂之景的美丽景色》。

脑海中就开始浮现了对艺术的向往。

据说，激发起这位年轻人对艺术的热情，是一位在当地制作铅与玻璃工艺的工匠约翰·邓桑尼 (John Dunthorne)，他也是位业余艺

术家，他们二人经常相约到户外写生画画。康斯太勃尔真正开始热衷于绘画是在1794年，为了寻找绘画题材他曾前往诺福克 (Norfolk) 进行短暂的写生之旅。而他真正认真考虑从兴趣

SIR GEORGE BEAUMONT

乔治·波蒙特爵士

艺术品收藏家兼业余画家的波蒙特 (Sir George Beaumont, 1753–1827年)，对年轻时的康斯太勃尔有很深远的影响。波蒙特是一位天才型的风景画家，专门描绘富有情趣的浪漫主义式情景。他最为人所知的油画是《风之皮尔城》。更重要的是他收藏了许多优秀画作，使得康斯太勃尔得以仔细慢慢地研究。(波蒙特家中的一幅画是克劳德·洛兰的《有夏甲与天使的风景》，连旅行时也经常带着它。) 由于当时一些艺术巨匠的绘画作品很难有公开展出的机会，所以这对康斯太勃尔来说，相当有益。不久，波蒙特将他的收藏全数遗赠给新成立的伦敦国家画廊 (London National Gallery)。波蒙特在世时，长年赞助康斯太勃尔；而康斯太勃尔于皇家艺术院展出的最后之作《纪念碑》，即是为向去世的波蒙特表达感谢之情所绘制的作品。



▲ 乔治·波蒙特充满情趣的画作《风之皮尔城》，这幅画是华兹华斯创作一首诗篇的灵感来源。



▲ 收藏家兼鉴赏家、也是业余画家的乔治·波蒙特爵士。



◀ 威严的父亲高汀。一幅张力十足的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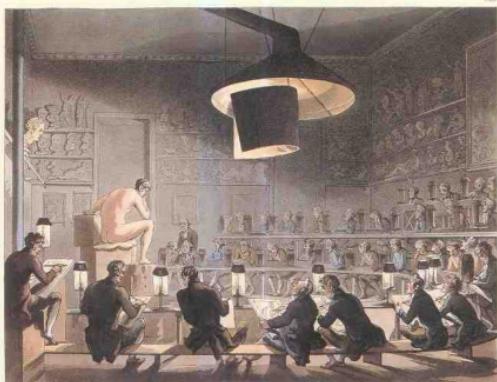
▶ 母亲安·华兹的肖像画。描绘得十分细腻。将母亲抱着爱犬的温柔表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Tate Gallery, London/Archivio IGED, Milano

转为职业画家则是翌年的事。这一年，康斯太勃尔经人介绍认识了艺术品收藏家、鉴赏家乔治·波蒙特爵士（Sir George Beaumont）。波蒙特相当赞赏康斯太勃尔所创作的画作，并让他观赏自己珍藏的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 1600—1682年）《有夏甲与天使的风景》（Landscape with Hagar and the Angel）。这是康斯太勃尔第一次亲眼目睹画作的真迹，由此使他更为坚定的立志要成为职业画家。

康斯太勃尔的决定却让他的双亲惊慌失措，他们认为从事绘画职业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但却无法制止他的决心。1796年，康斯太勃尔开始跟居住在伦敦的艺术家约翰·托马斯·史密斯（John Thomas Smith）学习。史密斯是一位在私生活上口碑不佳的人物，经常招至警察登门拜访。不过他却为康斯太勃尔打下了较好的绘画基础，因此康斯太勃尔在1799年获得了皇家艺术院附属美术学校的入学许可。高汀终于接受了儿子对职业的抉择，并给予他一笔小额津贴，同时同意家业由其弟弟亚伯兰（Abram）继承。

Archiv für Kunst und Geschichte Berlin/AKG Lond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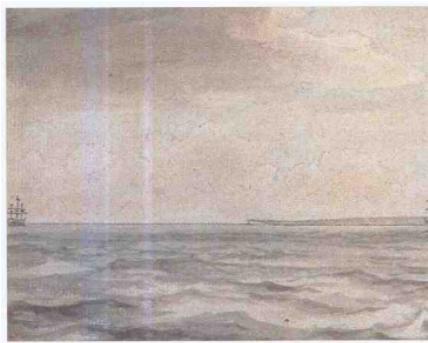
关注风景画

从此康斯太勃尔专心于美术，画人体素描，研修解剖学，还将过去绘画大师的作品拿来临摹，他始终觉得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风景画。他凭着记忆，将波蒙特拥有的幅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ilson）的风景画完整地临摹出来，并造访作家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观赏他所珍藏的克劳德·洛兰的画作。此外，他还临摹了安尼巴尔·卡拉奇（Annibale Carracci）、雅各布·范·鲁伊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 1628—1682年）、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年）的素描作品。

因为康斯太勃尔成长于乡间，所以当他选取乡村主题进行创作时，我们根本无需感到诧异。可纯粹从金钱方面来考虑时，就显得很不切合实际。当时，若以绘画主题来划分等级，最高一级的题材是历史画——主要是古代史、神话，或是从圣经取材的庄严画面；风景画则被列为

▲ 《皇家艺术院的人体素描课》，康斯太勃尔上学时期的情形，这是根据他在1808年的绘画所制作的版画。

▼ 《肯特郡北方的佛特兰之滨》，康斯太勃尔在这里所描绘的海边习作之一。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Artist's Life

1776 出生于沙福郡，东贝哥特。父亲是富裕商人高汀·康斯太勃尔，母亲名叫安·华兹。

1793 开始帮助父亲打理生意。

1794 前往诺福克进行写生之旅。

1795 经人介绍认识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乔治·波蒙特爵士，并立志要成为画家。

1796 开始居住于伦敦的艺术家约翰·托马斯·史密斯学习绘画。

1799 获皇家艺术学院附属美术学校的入学许可。

1801 为了画作题材，前往德布里的顶峰区旅行。

1803 在肯特海边度过一整月，描绘了当地美丽的海景。

1806 秋天至北方的大湖区旅行。

1809 与玛丽亚·毕格渥陷入热恋，但女方家庭强烈反对。

1815 母亲安·华兹去世。完成最初的作品《造船》。

1816 5月父亲高汀·康斯太勃尔去世，继承部分财产。在伦敦与玛丽亚结婚。

1818 被任命为“艺术家共济协会”的会长。

1819 在“皇家艺术学院”中展出《白马》。

1821 在“皇家艺术学院”中展出的《干草车》获得好评。

1824 《干草车》与《迪德汉附近的收割者》在巴黎沙龙展中展出，引起轰动，获得金奖。玛丽亚已开始出现肺结核的病征。

1828 玛丽亚去世，葬于伦敦的汉普斯敦教区教会墓地。

1829 被选为皇家艺术院正式院士。

1837 突然去世。死因被认为是心脏病发作。葬于妻子玛丽亚墓旁。

最低一级。一般专门绘制风景画的画家都被视为是工匠，他们接受委托的画作，大部分是为了取得报酬的地志类眺望图。这些眺望图全是农场主们为了详细、正确地记录其土地所有权而描绘的土地田舍图。康斯太勃尔最初受委托绘制而为人所知的就是这种作品。1801年，东贝哥特的邻人约翰·理德就雇用了康斯太勃尔，为他的宅邸大厅绘图。

康斯太勃尔为了能更多地推销自己的作品，而前往国内风景秀丽的地区旅行写生，期待能寻找到更多可以卖出的画作题材。1801年，他到德布夏郡（Derbyshire）的顶峰区（Peak District）旅行，两年后他整个月的时间都在海边度过，描绘肯特（Kent）美丽的海景。1806年他又远行至北方的大湖区（Lake District），这时他获得了叔父的资金援助。每一次的写生之旅，康斯太勃尔都画上了大量的素描，然后在画室里仔细地进一步完成这些画作。

由于不满足自己的绘画技巧，康斯太勃尔一直到1811年，还在艺术院上课。而更困扰他的是，他的风景画一直无法卖出，这使得他不得不接受一幅肖像画赚二便士的工作赖以维生（若包含描绘手的部分则可以赚三便士）。他的父亲曾说：“我的儿子是在追求幻想。”

婚事遭到阻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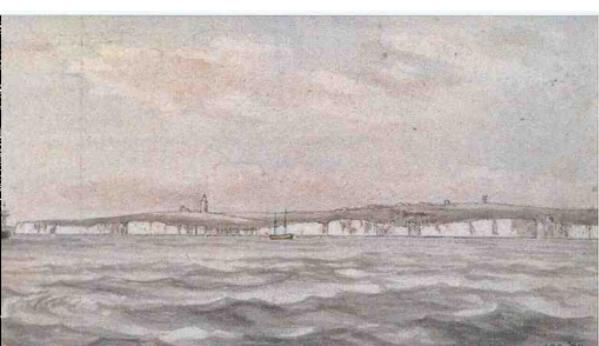
然而更让康斯太勃尔受到挫折的是他的恋爱不顺利。他所爱慕的女孩是东贝哥特教区牧师鲁德博士的孙女玛丽亚·毕格渥。康斯太勃

尔从小就认识玛丽亚，她比他小十二岁。1809年，两人在偶然的机会中再度相逢而随即相爱。

两个人都期望能够结婚，但遭到双方家庭的强烈反对。玛丽亚的家庭极力反对这段姻缘，一是认为康斯太勃尔的职业完全看不到前途；二是认为康斯太勃尔的家世配不上他们。康斯太勃尔的父母虽然对这两个年轻人抱以同情，却也觉得他们不具备结婚的条件。高汀更以他极实际的想法，规劝康斯太勃尔将心思专注于工作上：“你现在是单身，日子都过得这么拮据，房租加上各种开销，所赚的钱根本就人不敷出。”

绝望的两个人不得不遵从了双方的父母，但仍书信往来继续私下会面。如此的苦恋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康斯太勃尔的双亲去世后才得以解脱。1815年至1816年不到数个月之间，他的父母相继而亡，但这样悲剧性的变故，却为他带来了经济上的宽裕。他继承了五分之一的家产，年收入约达二百英镑，如果加上帮人作画所赚的钱，已足够养家糊口。于是1816年10月，康斯太勃尔与玛丽亚终于在伦敦的圣马丁佛罗伦萨教堂结婚，但婚礼上新娘的家人却没有出席。

新婚的同时，康斯太勃尔的绘画也越来越顺利。他所绘制的肖像画在当时备受青睐，一幅画已可值十五便士。更重要的是，他于1815年完成了生平最高成就的杰作《造船》。三年后他被任命为艺术家共济协会会长，可以说这是他在艺术界将获得越来越高评价的一种表现。此后，康斯太勃尔于1819年以《白马》（The White Horse）参加皇家艺术院展，这是他“六英尺长”巨幅油画系列作品中最初的一幅，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多次被排斥在外的康斯太勃尔在这一年，被提名为皇家艺术院的准院士。



MARIA BICKNELL

玛丽亚·毕格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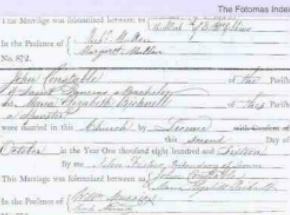
康斯太勃尔与玛丽亚·毕格涅长年的苦恋，是艺术史上最为人乐道的爱情故事之一。当他们的第一次结婚计划告吹之后，玛丽亚便迁居伦敦，而康斯太勃尔为了能与她继续会面也悄悄跟至伦敦。1811年，她移居伍斯特夏（Worcestershire）的布德里，康斯太勃尔又再次追随而至。1813年两人秘密约会的事败露，玛丽亚的父亲不仅禁止康斯太勃尔与她见面，更不许他们书信往来。但相爱的俩人依然设法私下幽会，不过能见面的机会相当少，这对康斯太勃尔的画风造成了影响。一位友人曾这样抱怨：“你的风景画欠缺明亮，总给人阴郁悲凄之感。”1816年，收到遗产继承通知而觉得结婚有望的康斯太勃尔，画了一幅玛丽亚的肖像。对于长年饱受分离之苦终将在数月内结束的他，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函寄给玛丽亚：“我怎么都想要画一幅你的肖像，无论在多么不如意的时刻，只要我看到了它，心情就会立即变得很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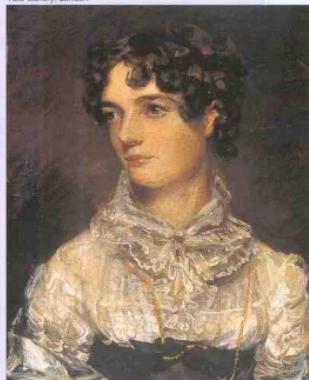
◀ 康斯太勃尔眼中所望见的东贝哥特教堂情景。在这里担任教会牧师的就是玛丽亚的祖父。

► 1816年结婚数月前，康斯太勃尔倾注爱情所描绘的玛丽亚·毕格涅。当时他已收到解救他脱离困境的遗产继承通知，也促使他画了这幅画作为纪念。

▼ 1816年10月2日，约翰·康斯太勃尔与玛丽亚·毕格涅结婚时的记录。



Tate Gallery, London



《干草车》耳目一新的表现

此后的数年间，康斯太勃尔相继完成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六英尺长”系列作品，其中最有名的一幅就是《干草车》。这幅作品曾在1821年的皇家艺术院展中展示，获得了强烈的回响，其他备受瞩目的画家包括席里柯（1791—1824年）、伊莎贝等在内。

由于获得专业人士的好评，著名的巴黎画商约翰·艾隆-史密斯（John Arrow-Smith）以破天荒的价格二百五十英镑，一并购买了这幅作品与《迪德汉附近的史都河》（A View on

the Stour near Dedham）。后来，艾隆-史密斯将这两幅画在1824年的巴黎沙龙展中（官方展览）展示，引起轰动。一位观众表示：“在看到这些英国画之前，我以为只有真的露水才会濡湿地面。”

浪漫主义画家欧仁·德拉洛克瓦（Ferdinand Victor Eugène Delacroix, 1798—1863年）也因为看了这两幅画而异常感动，将自己已展出的画作拿回去加以重新修饰。康斯太勃尔荣获沙龙授予的金奖，法国政府也提出申请欲购买《干草车》，但并未谈成，因为艾隆-史

密斯想一起卖出这两幅画。康斯太勃尔的女人都敦促他亲自前往巴黎，享受历经艰苦所获得的荣耀，但他自己却表示毫无兴趣。“我连一句法语也不会说”，他这么说，“我还是最喜欢英国和自己的故乡，与其在外国享受荣华富贵，不如待在这儿过朴实的生活”。

妻子玛丽亚去世

有一说法认为康斯太勃尔其实是另有放心不下的事，那就是1824年，他的妻子玛丽亚已开始出现了肺结核的病症，这在当时是一种不治之症。这一年，两人便南下到布莱顿（Brighton）度过一段时光。虽然康斯太勃尔期望海边的空气能给妻子的身体带来好影响，但实际上只让她暂时延缓了病情。此后的数年时间，玛丽亚的健康情形每况愈下；另一方面，多次的怀孕生产也是她身体如此孱弱的原因之一（她于十二年的婚姻生活中共生下了七个小孩），终于在1828年11月，玛丽亚因病去世，葬于汉普斯德（Hampstead）。

康斯太勃尔虽然悲伤，仍埋首于工作中。1829年他终于被选为皇家艺术院正式院士，这对失去爱妻的他而言，多少有些安慰。此后，康斯太勃尔便全心参与此机构的活动，一边教授学生人体素描，并担任一年一度的展览会评审工作；一边进行自己画作的“柔美汀法”（mezzotint）出版计划。这一计划由一系列大型版画所构成，标题为“英国风景”。

康斯太勃尔晚年仍坚持作画，但因双手患有风湿宿疾，最后连身体都变得无法自如行动。1836年，他在国立研究所开办一系列以“风景画”为题的讲座，

Royal Academy of Arts, Lon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可见云雨的海边习作》(约1824-1825年)。这幅习作应该是康斯太勃尔与玛丽亚初到布莱顿时所画。灰暗苍凉的天空，反映出他对妻子的健康状况充满着不安感。

其中包含了许多他个人创作的艺术理论。

1837年3月31日夜晚，这位艺术大师突然受死神造访，事前毫无预感，连长年为其诊疗的医生都未发现任何前兆，最后康斯太勃尔被判定是因消化不良而亡；但另有一说，他真正的死因是心脏病发作。康斯太勃尔葬于汉普斯德教区教会的墓地，长眠于爱妻玛丽亚旁边。

◀ 这栋宅邸的青色墙上铭记着历史名人曾住过的旧事。康斯太勃尔在伦敦汉普斯德时曾住于此处的事也记载其上。



EdificeLewis

▼ 汉普斯德圣约翰教会墓地中的康斯太勃尔之墓。



EdificeLewis

Style & Technique

自然的礼赞

THE CELEBRATION OF NATURE

在美术史上风景画处于地位极低的时代，康斯太勃尔以自己精湛的技巧与独特的创造性所表现出的卓越才能，赋予了他所热爱的田园以无限的魅力。

康斯太勃尔与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1775~1851年）并称为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英国风景画家。康斯太勃尔的艺术，虽然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臻至成熟，却极具独创性，为19世纪“后印象派”画家们开拓了各种可能性的实践之路。

从一开始，康斯太勃尔致力于风景画的创作方法，就包含了几种极为独特的要素。当然他的

作画方式是以学院派惯用的标准为基础：正式在画布上作画前，先完成整体素描的准备习作，再进一步为各个细部作许多写生。写生主要在夏季的几个月，这段期间康斯太勃尔会到户外进行素描写生，如此到了冬季，他就以这些素描为基础，在画室完成油画作品，并准备于翌年的皇家艺术院展中展出。康斯太勃尔专心致志地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当后来要绘制“六英尺长”作品时，

更多了一个准备阶段：他运用调色刀（pallet knife）描绘草图，然后才完成大型的油画。

撷取故乡自然之美

不过，康斯太勃尔所画的风景画仍与学院派有所区别。当时大部分的风景画，都是描绘大家所偏好的名胜美景，风景画家们只前往能提供优美风景题材的地区，不外乎是能眺望青山、瀑布或辽阔大地之处；不然就是自

美柔汀法（MEZZOTINT）

和同时代众多的画家一样，康斯太勃尔也将自己的油画制作成版画后销售来增加收入。1830年到1832年间，康斯太勃尔将二十二幅经美柔汀法处理过的画作《英国风景》分五次出版的。

美柔汀法是当时相当受欢迎的铜版画形式之一，可将绘画微妙的明暗关系理想地复制的一种技法。康斯太勃尔委托大卫·路卡斯（David Lucas, 1802~1861年）铸刻铜版，然后自行加工成一二块铜版。

他在这系列作品中撰写序文，谈及自己艺术哲学的主要原则。可惜这个计划并未获得成功，不仅在制作过程中不断出现纠纷争执，出版后也未获得回响。

1834年康斯太勃尔的传记开始准备出版时，他的女儿将未售出的这四千幅版画提供给了出版社。右图是《弗列特福磨坊》（Flatford Mill）的铜版画。

The Fotonas Index



云的习作

从早期开始康斯太勃尔就意识到，将自然中所产生的大气状态再现于自己的画中是很重要的一种训练。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如此说：“想要完成以天空为基调的大幅画作，而首先要不变成以展现心情状态的风景画是最困难的……天空是自然中的光源，支配着所有[可见的事物]。”他所致力画成的就像《汉普斯德的日落，远眺哈络的方角》（右）。

康斯太勃尔期待最完美的正确定性，以油彩描绘了一批如《卷云的习作》（中）、《云的习作》（下）等作品——他称这些



Christie's Images, Lon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为“SKYING”（描绘天空）。

这些画作可视为是练习的写生画。在和康斯太勃尔同时代的画家中也经常看見类似的习作，但却无人像康斯太勃尔一样，描绘得如此的细腻。如他在一张素描作品的内侧曾记载如下内容：“1822年9月5日10时，眺望东南，西边吹来了凉风，一抹强烈鲜明的灰云，跟着着覆盖黄色大地后又朝天际边慢慢地流逝。”如此敏锐的观察力，使康斯太勃尔成为印象派画家们的先驱，

然要素能重新建置或矫饰的地点。然后会将他们认为欠缺趣味的部分除去，只留下覆满常春藤的废墟或苍桑老树的景象，结果是画出了许多现实中并不存在、又极为雷同的人工风景画。

相对于此，康斯太勃尔只对特定地区怀抱者情感，然后以讲求自然的方式画下来。相信他从描绘的那一瞬间起，惟一的信念只在于期望自己能将大自然

Private Collecti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素描簿

维多利亚暨亚伯特博物馆珍藏着康斯太勃尔三本素描簿（分别是1813年、1814年及1815年所绘），这些都是可知康斯太勃尔绘画方法的珍贵资料。

他将偶然遇到的有趣对象、风景尽情挥洒于这些素描簿中，也可说这是他的绘画日记。在写给玛丽亚的书信中，他曾提及这件事：“以前奶奶曾提过有关日记的事，我的日记其实没什么，是去年夏天所作的。不过或许奶奶看了会很高兴……那是我没事的时候，边散步边拾起草木、蕨类或从远处眺望的片断。身处其间我有多么的快乐，你应该能够了解吧！”就像此处列举的两幅习作《为绿意环绕的乡间大宅邸》，素描簿中也包含了这样完整的画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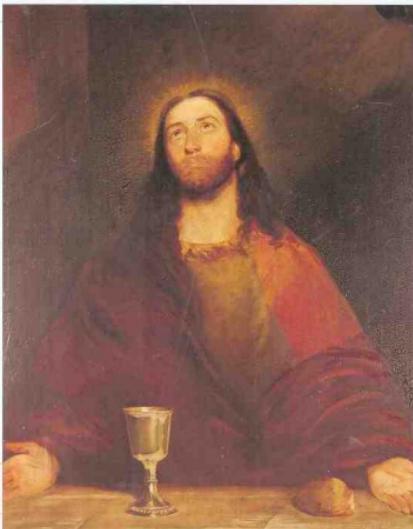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 V & A Picture Library

上图素描习作的是乔治·波蒙特的柯隆亚顿大厅（Coleorton Hall）建筑物。当然也有为了描绘《造船》、《道德汉附近眺望史都河》等重要作品的素描习作。这些素描主要都是各细部描写的习作画。如画作《白马》中，就运用了他画了五年的素描簿中的各细部习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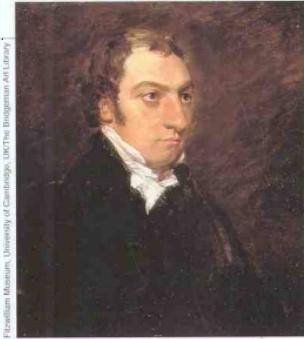


宗教画

在康斯太勃尔的作品中，最不为人所知的就是宗教画，也可说是他不太成功的一类画作。他的宗教画大多都是在早期为维持生计而画的作品。以下比较著名的三幅是他替沙福克郡、艾塞克斯郡一带的教会绘制的祭坛画。《祝福孩子们的基督》（Christ Blessing the Children）是1805年左右为布朗萨姆的圣米歇尔教堂所画的；《谢祷圣餐的基督》（Christ Blessing the Sacraments）（左，1810年）是接受叔母委托的画作，现今还存放在尼南德的圣詹姆斯教堂中；《复活的基督》（The Risen Christ）（1822年）则是为马林格德里的圣米凯尔教堂所画的。讽刺的是，最早的一幅《祝福孩子们的基督》，就是当时在东贝哥特担任教会牧师的鲁德博士所订下的。但他也是后来最极力反对康斯太勃尔与其孙女玛丽亚·毕格涅结婚之人。而且这幅祭坛画的酬劳完全未支付给康斯太勃尔，这恐怕也是康斯太勃尔后来拒绝再接受此类画作委托的原因。



Tate Gallery, London/Archivio IGDA, Milano



肖像画

康斯太勃尔就像之前的托马斯·庚斯博罗 (Thomas Gainsborough, 1727–1788年) 一样，虽然画肖像画可以获得较稳定的收入来源，但他更喜欢画风景画。实际上，一直到康斯太勃尔结婚为止，主要收入全仰赖肖像画所得。他接受委托的肖像画，大部分都类似于1816年左右所绘的《巴克夏郡执事——约翰·费雪肖像》(Archdeacon John Fisher) (右上)、《巴克夏郡执事、约翰·费雪之妻——玛丽·费雪夫人肖像》(Mrs. Mary Fisher) (右下) 等两幅单纯的半身画像。不过，也有其它的群体肖像画，《布里吉斯家族》便是其中一例。有时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相关工作，例如，泰萨德家族 (Dyssart) 就曾雇用康斯太勃尔，将他们所拥有的18世纪肖像画家波普纳、乔舒亚·雷诺兹爵士 (Sir Joshua Reynolds, 1732–1792年) 的作品全数复制。对康斯太勃尔来说，这是一项相当有益的工作，他因此得以有走近这些巨匠们的作品的机会，所以在康斯太勃尔的作品中多少可以见到受他们风格的影响。康斯太勃尔本人对肖像画这类画作的评价很低，直到为未来的妻子玛丽亚绘制几幅肖像画后才改变。而这些肖像画也成为他在爱妻过世后的唯一慰藉。这时候，康斯太勃尔才会体会到：「一幅肖像画所能带来的真实喜悦，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所孕育的本质呈现出来。1821年，他写给友人约翰·费雪 (John Fisher) 的信中曾如此表明：“水车轮板滑落的水声、垂柳、崩塌的古堤、沾满污泥的木桩、红砖壁，我只喜欢这样的事物……我只擅长描绘我所熟悉的地方，绘画不过就是表达情感的另一种语言。我的青年时代全在史都河岸边愉快的度过，这里的每一草一木，促成我成为画家……更在我提起画笔之前，就想将它们画下来。”

史都河并非是当时的画家及美术爱

好者所喜爱的地方，康斯太勃尔却执意将自己绘画题材限定于此。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描绘的景致，从现在生活于都市中的人们的眼光来看，处处充满着回归田园梦想的魅力。不过，对当时的人们而言，却不见得有吸引力。因为他画中多半是对农民劳动的印象，或是集中于磨坊、水闸、人来人往的运河等情景，连对马匹的描绘，都是负荷着重物、步履蹒跚的模样，而不是贵族所豢养的纯种马匹，奔驰于田园风景中所扮演的浪

漫优雅的角色。

记录大气与光影的变化

与前辈画家们不同，康斯太勃尔极想在自己的画作中，细腻地描绘出日光与大气层的状况。他曾在自己作品集《英国风景》一书的序文中表明，他经常以此为标志，“记下阳光的光与影给风景带来任何影响的迹象，不仅要画下那模糊不清的景象……还要记录哪一天、哪一刻的阳光与光影……从飞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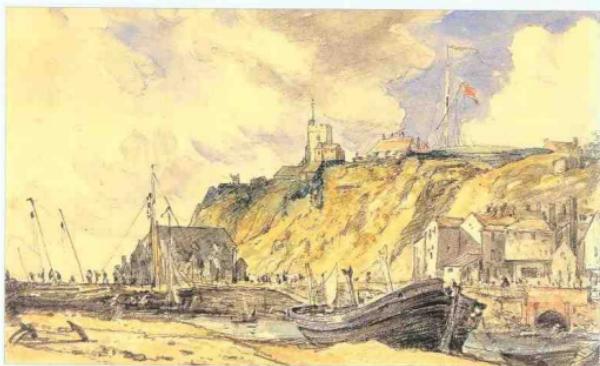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Courtesy V&A, London

水彩画

康斯太勃尔也画有不少的水彩画，然而真正在此领域开创其独特风格的，却是在晚年的数年间。康斯太勃尔早期的水彩画是受到托马斯·贾汀的影响。

19世纪30年代，由于健康情况不佳，他绘制大型油画的体力受限，于是转而专注于水彩画的创作。《福克史东港》(Folkestone: The Harbour) (下，1833年)，画中的细腻感令人惊讶。另一幅《巨石群像》(Stonehenge) (上，1836年)堪称气派恢宏之作。康斯太勃尔将这宏伟印象，以笔画描绘出如此对比震撼的景象——人类所造成的遗迹虽然已经倾颓，但希望的彩虹依然出现在苍凉的天空中。



Folkestone Museum,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Art Library

时光中摄取刹那间的一刻，再将刹那间的一刻化为永恒的实体”。令人惊讶的是，他这种创造“刹那间”的意图，竟与五十年后印象派的画家们所声称的绘画目标不谋而合。康斯太勃尔和这些画家一样，并非以特定的地点，而是以一天中某一特定的时刻来区别自己众多的画作。譬如，《干草车》最初是以《风景：正午》(Landscape: Noon)为题在皇家艺术学院展中展出。

但康斯太勃尔与这些“后印象派”画家们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画中经常出现的天气状况，只是传达各种心情的表现。这种情形，在他晚年的油画中特别明显。由于康斯太勃尔的灰世想法越来越强烈，因而创作出一批苍凉灰暗的

风景画。“连微弱的阳光也看不见，从我身边全然被剥夺”。他对友人这么说，“所以我描绘不止的暴风雨，又有何不可议的呢”！

云的系列作品

在康斯太勃尔画作中出现的一些情绪性的表现，或许与他自然主义的创作初衷是对立的。可是，他想在画中描绘光与大气，却早已铭记于心。所以他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就开始仔细观察，不断创作出有关于“云”的习作。与康斯太勃尔同时代的人们，都对他充分实现写实主义(realism)风格的成功表示认同。画家友人亨利·富斯里就曾开玩笑说：“我喜欢康斯太勃尔的风景画，

色彩优美，光线总显现在最恰当之处。正因如此，常令我想褪去外套与伞下。”可是，有些资助他的人却有不同的感受。索尔斯堡主教请康斯太勃尔为他所任职的教堂画一幅画时，康斯太勃尔画出在地平线上笼罩着乌云的背景。主教虽不满意，却很委婉地向他暗示，自己比较喜欢清新的天空。于是双方取得妥协，康斯太勃尔最后将教堂的背景改成积层云，只保留了快要下雨时的景象。

以大胆色彩表现光的反射

康斯太勃尔为了表现大自然的景色，运用白色颜料以极轻巧的笔触，画出阳光在潮湿幽深的森林中摇曳的反射



吐露心情的画作

在康斯太勃尔辛勤努力的画家生涯中，不断描绘出赞美大自然风景的旷世杰作，而我们也在这类画作中，最能感受到他那不断努力求新求变的特质。不过，当他的妻玛丽亚去世后的数年间，他一直情绪低落、抑郁度日，在画中表现了低沉的情感或预感不祥的事物。1823年，他就这幅素描（下）绘制了一幅《纪念碑》，画面永远充满着永别离愁的哀伤气氛。

即使是其它的画作也如此，天空总是沉重晦暗的景象。以水彩画成的《旧萨兰》（Old Sarum）（上）是这类悲观性画作的绝佳代表，他将年少时春季午后常见到的绵绵细雨的回忆，在这幅画中以充满不安气息的大片乌云取代，以荒凉的土地暗示出人类生命的短暂，扣人心弦。关于这点，他曾如此说道：“现在的旧萨兰已荒凉、无人居住，惟有寂寥与曾经繁荣过的景象，形成强烈对照。昔日巍峨高耸入云端的都市如今只剩硕大的土堤和牧羊场的轮廓依稀可见。”

有时他会进一步在绿色的部分添上补色或鲜明的红色，让整体的色调更丰富明亮。

可他在画中运用这种技法，却招致众多评论家的愤怒，他们都将这种白斑点讥讽为“雪片”。更有甚者，有些人批评他的画就是因为这些白斑点，好像永远都未能完成，对于一幅在展览会上展出的作品而言，简直就是莫大的缺陷。

一位评论者将这样的效果比喻为“房舍盖好后还残存着的脚架”。他还进一步地说：“康斯太勃尔先生的风景画很刻意近似自然，加上这几笔就更加像了。为了隐藏人为痕迹所做的努力，看来没什么差别。”

尽管如此，也是因为这些革新的技法，康斯太勃尔的画作在法国展出时才会如此备受瞩目与赞赏，也才能对后来几代艺术家们产生深远的影响。



Wastebi e

名作特写



National Gallery, London/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干草车

伦敦 国家画廊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THE HAY WAIN
1821年
130.5 × 185.5cm

英国所有绘画中最为人熟知的英格兰田园风景画《干草车》，是系列“六英尺长”的大型油画作品之一，描绘了史都河流域的日常生活情景。康斯太勃尔从小居住的沙福克郡家乡附近的风景中获得灵感，然后在1820年到1821年的冬天，在他伦敦的画室中创作了这幅作品。从野外写生，到最后作品完成共耗费了五个月的时间。

这幅画反映了流经弗列特磨坊附近的史都河岸边平凡一天的光景。在多云的天空下，两个男人拉着尚未承载东西的马车，前往远处牧草地的途中，在渡过威利·洛德家附近的浅河滩时，一只受好奇心驱使的狗，正从河岸边看着驾车的两人，它目不转睛地凝视，将我们观画者的目光引入画中。这个作品最初在展览会展出时的题名是《风景：正午》，这个主题真正点出了午日阳光与云在天空中呈现的瞬间片刻的景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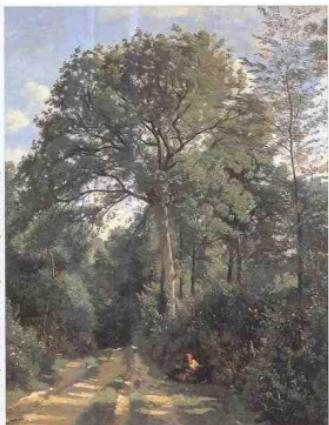
1821年的皇家艺术学院展中，这幅画获得了很好的评价。三年后，《干草车》在巴黎沙龙展中再度引起了轰动，康斯太勃尔因此荣获金奖，同时也给予法国画家们极大的启迪，其中包括了印象派的画家们。

在康斯太勃尔生活的时代，风景画的地位很低。尽管康斯太勃尔殚精竭虑地努力，但同时代大部分的人并不理解他所想造就的理想。当时人们均认为风景画不像历史画、肖像画般具有训示、知性或哲理等明显的意味。维多利亚时代的评论家约翰·拉斯金曾评论康斯太勃尔的风景画是“大概只有聪明的小鹿、云雀之流才能理解的水准”而予以全盘否定。换言之，他认为康斯太勃尔的画不具有任何意义。

活跃于同时代的伟大画家透纳也致力于提高风景画的地位，所以在他的风景画中融入了古典的古代意象，并与历史画结合。相对于此，康斯太勃尔则主张风景画应立足于仔细观察自然界的基点上，所以他描绘了像《干草车》这样足以在皇家艺术学院与历史画一较长短的“六英尺长”大型画作。

尽管在生前未能获得赞赏，康斯太勃尔在风景画的发展中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最初是受到17世纪绘画巨匠克劳德·洛兰的影响，后来对同乡沙福克郡出身的画家托马斯·庚斯

▼ 卡米耶·柯罗 (Camille Corot) 所画的《森林的入口》(1823–1825年)，这幅画作约是《干草车》在法国艺术界引起讨论时所绘，经常被拿来与康斯太勃尔的作品相比较。柯罗在巴黎近郊的枫丹白露森林中创作了这幅作品。他与蛰居森林中的巴比松村 (Barbizon) 的风景画家科鲁布常保持联系。



National Gallery of Scotland, Edinburgh/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